

明 史

●卷二百四十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叶向高 刘一燝（兄一焜 一煜） 韩爌 朱国祚（朱国祯） 何宗彦 孙如游（孙嘉绩）

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人。父朝荣，养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难，生道旁败厕中。数濒死，辄有神相之。举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改左中允，仍视司业事。二十六年，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矿税横行，向高上疏，引东汉西邸聚钱事为鉴，不报。寻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陈矿税之害，又请罢辽东税监高淮，语皆切至。妖书狱兴，移书沈一贯力谏。一贯不悦，以故滞南京九年。后一贯罢，沈鲤亦去，朱赆独当国。帝命增阁臣。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并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锡爵坚辞不出。明年，首辅赆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

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

廷臣部党势渐成，而中官榷税、开矿，大为民害。帝又宠郑贵妃，福王不肯之国。向高用宿望居相位，忧国奉公，每事执争效忠荃。帝心重向高，体貌优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东宫辍讲者五年，廷臣屡请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择吉以请，亦不报。自是岁春秋必恳请，帝皆不纳。贵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发丧。向高以为言，乃发丧。而礼官上其仪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复争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国请，向高拟旨上。帝不发，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请先飭仪卫舟车，帝不纳。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请，复谕改明春。已，忽传旨，庄田非四万顷不行，廷臣大骇。向高因进曰：“田四万顷，必不能足，之国且无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无有是事。曩惟世宗时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国，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报曰：“庄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谢，言：“皇考时，名位虽未正，然讲读不辍，情意通。今东宫辍讲八年，且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以故

不能无疑。惟坚守明春期，而无以庄田藉口，天下疑自释。”帝报福王无一日两见事。

向高有裁断，善处大事。锦衣百户王曰乾者，京师奸人也，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相讐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炮上疏。刑官大惊，将拟曰乾死罪。曰乾遂讐奏郑妃内侍姜严山与学等及妖人王三诏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拥立福王。帝震怒，绕殿行半日，曰：“此大变事，宰相何无言？”内侍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类往年妖书，然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具在，一讯即情得。陛下当静处之，稍张皇，则中外大扰。至其词牵引贵妃、福王，尤可痛恨。臣与九卿所见皆同，敢以闻。”帝读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发。发则上惊圣母，下惊东宫，贵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天下帖然无事。”帝尽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贵妃终不欲福王之国，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寿，王宜留庆贺。帝令内阁宣谕。向高留上谕弗宣，请今冬预行

庆寿礼，如期之国。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谕。向高言：“外廷喧传陛下欲假贺寿名留福王，约千人伏阙请。今果有此谕，人情益疑贼，将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静。圣母闻之，亦必不乐。且潞王圣母爱子，亦居外藩，何卽卷卽卷福王为？”因封还手谕。帝不得已从之，福王乃之国。

向高尝上疏言：“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度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其言绝痛切。帝知其忠爱，不能行。

初，向高入阁。未几，陈用人理财策，力请补缺官，罢矿税。见帝不能从，乃陈上下乖离之病。两疏乞罢，帝不允。向高自独相，即请增阁臣，帝不听。及吏部尚书孙丕扬以荐贤不用求去，向高特疏请留，亦不报，遂引疾。屡谕，乃出视事。已，又言：“臣屡求去，

辄蒙恩谕留。顾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国家治乱。今天下所在灾伤死亡，畿辅、中州、齐鲁流移载道，加中外空虚，人才俱尽。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则当行其言。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诚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余幸矣。”帝不省。京师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四十年春，向高以历代帝王享国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劝帝力行新政。因复以用人行政请，亦不报。向高志不行，无月不求去，帝辄优旨勉留。向高复言：“臣进退可置不问，而百僚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尽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先是，向高疾，阁中无人，章奏就其家拟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坚卧益久，即家拟旨如前，论者以为非体，向高亦自言其非，坚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鸿胪官慰留。至帝万寿节，始起视事。其后，向高主癸丑会试，章奏皆送闾中，尤异事云。帝考选科道七十余人，命久不下。向高恳请数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击纷起。帝心厌之，章悉留中。向高请尽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纲。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责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补。向高请增置阁臣，章至百余上，帝始用方从哲、吴道南。向高疏谢，因引退，优诏不允。

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国。向高乞归益数，章十余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载考绩，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叙延绥战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一品三载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至是，命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赐白金百，彩币四，表里大红坐蟒一

袭，遣行人护归。

向高在相位，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然其时党论已大起，御史郑继芳力攻给事中王元翰，左右两人者相角。向高请尽下诸疏，敕部院评曲直，罪其论议颠倒者一二人，以警其余，帝不报。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又争李三才之事，党势乃成。无锡顾宪成家居，讲学东林书院，朝士争慕与游。三才被攻，宪成贻书向高暨尚书孙丕扬，讼其贤。会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刘国缙以他过挂察典，乔应甲亦用年例出外，其党大哗。向高以大体持之，察典得无挠，而两党之争遂不可解。及后，齐、楚、浙党人攻东林殆尽。浸寻至天启时，王绍徽等撰所谓《东林点将录》，令魏忠贤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尝右东林，指目为党魁云。

向高归六年，光宗立，特诏召还。未几，熹宗立，复赐敕趣之。屡辞，不得命。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复为首辅。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

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旋纳向高请，发帑金二百万，为东西用兵之需。

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冲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贤、客氏渐窃威福，构杀太监王安，以次逐吏部尚书周嘉谟及言官倪思辉等。大学士刘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复入，而一燝顾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奥突不可知之地，其渐当防。”忠贤见向高疏刺己，恨甚。既而刑部尚书王纪削籍，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邹元标先后被攻致仕去。向高争不得，因请与元标同罢。帝不听，而忠贤益恨向高。

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然犹数有匡救。给事中章允儒请减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论救者再，乃夺俸一年。御史帅众指斥宫禁，奄人请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给事中傅樾救王纪，将贬

谪，亦以向高言仅夺俸。纪既罢去，御史吴甡、王祚昌荐之，部议以故官召。忠贤怒，将重谴文选郎，向高亦救免。给事中陈良训疏讥权奄，忠贤摘其疏中“国运将终”语，命下诏狱，穷治主使。向高以去就争，乃夺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贞论死，言官劝帝速决。向高请俟法司覆奏，帝从之。有请括天下布政司、府、州、县库藏尽输京师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藩库稍余。倘尽括之，猝有如山东白莲教之乱，何以应之？”帝皆不纳。

忠贤既默恨向高，而其时朝士与忠贤抗者率倚向高。忠贤乃时毛举细故，责向高以困之。向高数求去。四年四月，给事中傅櫪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权纳贿，命下文言诏狱。向高言：“文言内阁办事，实臣具题。光斗等交文言事暧昧，臣用文言显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宽其他，以消缙绅之祸。”因力求速罢。当是时，忠贤欲大逞，惮众正盈朝，伺隙动。得櫪疏喜甚，欲藉是罗织东林，终惮向高旧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东林祸自此起。

至六月，杨涟上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向高谓事且决裂，深以为非。廷臣相继抗章至数十上，或劝向高下其事，可决胜也。向高念忠贤未易除，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乃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忠贤不悦，矫帝旨叙己功勤，累百余言。向高骇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为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忠贤虽愤，犹以外廷势盛，未敢加害。其党有导以兴大狱者，忠贤意遂决。于是工部郎中万燝以劾忠贤廷杖，向高力救，不从，死杖下。无何，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命廷杖。汝翥惧，投遵化巡抚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群奄围其邸大噪。向高以时事不可为，乞归已二十余疏，至是请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护归，所给赐视彝典有加。寻听辞太傅，有司月给米五石，舆夫八。

向高既罢去，韩爌、朱国祯相继为首辅，未久皆罢。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忠贤首诬杀涟，光斗等次第戮辱，贬削朝士之异己者，善类为一空云。

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祯初，赠太师，谥文忠。

刘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进士，陕西左布政使。万历十六年，一燝与兄一焜、一煜并举于乡。越七年，又与一煜并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一焜为考功郎，掌京察。大学士沈一贯欲庇其私人钱梦皋、钟兆斗等，属一燝为请。一燝谢不可，梦皋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贯意。寻历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党人用事，谋逐孙承宗、缪昌期等，一燝力保持得免。故事，掌院无满岁不迁者，一燝居四年，始迁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光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偕何宗彦、韩爌并命。时内阁止方从哲一人。

万历末年，神宗欲用史继偕、沈紘。两人方在籍，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复命宗彦、一燝、爌。明日，复命朱国祚及旧辅叶向高。而宗彦、国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爌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燝偕诸臣

召见乾清宫。明日九月朔，帝崩。诸臣入临毕，一爆诘群奄：“皇长子当枢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群奄东西走，不对。东宫伴读王安前曰：“为李选侍所匿耳。”一爆大声言：“谁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趋入白选侍。选侍颌之，复中悔，挽皇长子裾。安直前拥抱，疾趋出。一爆见之，急趋前呼万岁，捧皇长子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捧右手，掖升辇。及门，宫中厉声呼：“哥儿却还！”使使追蹶者三辈。一爆傍辇疾行，翼升文华殿，先即东宫位，群臣叩头呼万岁。

事稍定，选侍犹趋还乾清。时选侍居乾清。一爆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暂居慈庆。”皇长子心惮选侍，然之。一爆语安曰：“主上冲年，无母后。外庭有事，吾受过；宫中起居，公等不得辞责。”明日，周嘉谟及左光斗疏请移宫。时首辅从哲徘徊其间，已，又欲缓移宫。一爆曰：“本朝故事，仁圣，嫡母也，移慈庆；慈圣，生母也，移慈宁。今何日，可姑缓耶？”初五日，偕同官请即日降旨，蹕立宫门以俟。选侍不得已，

移哱鸾宫，天子复还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践阼，从哲被劾在告，一燝遂当国，与燝相得甚欢。念内廷惟王安力卫新天子，乃引与共事。安亦倾心向之。所奏请，无不从。发内帑，抑近侍，搜遗逸，旧德宿齿布满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

明年，天启改元，沈阳失。廷臣多请复用熊廷弼。一燝亦言：“廷弼守辽一载，残疆宴然，不知何故翦除。及下廷议，又皆畏惧，不敢异同。嗣后军国大事，陛下当毅然主持，赖诸臣洗心涤虑，悉破雷同附和，其忧国奉公。”帝优旨褒答。寻有诏尽谪前排廷弼者姚宗文等官。言路多怨一燝。一燝尝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言路张，则六官无实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绳其愆，言官陈事，政府得裁其是，则天下治。”于是一切条奏悉下部议，有不经者，诏格之。

初，选侍将移宫，其内竖李进忠、刘朝、田诏等盗内府秘藏，过乾清门仆，金宝堕地。帝怒，悉下法司，案治甚急。群奄惧，构蜚语，言帝薄先朝妃嫔，致选

侍移宫日，跣足投井，以摇惑外廷。御史贾继春遂上安选侍书。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李春晔、御史王业浩辈张大其辞，欲脱盗奄罪。帝恶继春妄言，且疑其有党，将严谴之。一爆谓天子新即位，辄疑臣下朋党，异时奸人乘间，士大夫必受其祸。乃具疏开帝意，为继春解，而反覆言朋党无实。继春得削籍去。御史张慎言、高弘图疏救继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爆言而止。帝憾选侍甚，必欲诛盗奄。王安为司礼，亦恶之。诸奄百方救，卒不得。久而帝渐忘前事，安亦为魏忠贤排死，诸奄乃厚贿忠贤为地，而上疏辨冤。帝果免朝、诏死，下其疏法司。一爆执奏，诏等议诛久，无可雪，疏直下部，前无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于阁。一爆复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内不由会极门，例不当拟旨，谨封还原疏。”由是忠贤辈大恨，朝等亦竟免死，益任用。

定陵工成，忠贤欲以为功。一爆援故事，内臣非司礼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滥荫，止拟加恩三等。诸言官论客氏被谪者，一爆皆疏救，又请出客氏于外。及言官

交章论沈紘， 紘疑一燝主之， 与忠贤、客氏等比， 而齟一燝。一燝持大体， 不徇言路意。言路颇怨。又密窥魏、客等渐用事， 一燝势孤， 是年四月， 候补御史刘重庆遂力诋一燝不可用。帝怒谪重庆。一燝再论救， 不听。而职方郎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给事中韦蕃、霍维华交章劾一燝。帝不问。既而维华外转， 其同官孙杰疑一燝属嘉谟为之， 上疏力攻一燝。一燝疏辨求罢。帝已慰留， 给事中侯震旻、御史陈九畴复劾之， 并刺其结纳王安。于是一燝四疏乞归， 忠贤从中主之， 传旨允其去。

先是， 从哲去， 帝数称一燝为首辅， 一燝不敢当， 虚位俟叶向高。及向高至， 入谗言， 谓一燝尼己。至是， 知其无他， 力称一燝有翼卫功， 不可去。帝复慰留， 一燝坚卧不起。二年三月， 疏十二上， 乃令乘传归。既归， 兵部尚书张鹤鸣兴奸细杜茂、刘一燝狱， 欲指一<山猷>为一燝族， 株连之。刑部尚书王纪不可， 遂被斥去， 而一燝得白。鹤鸣， 一燝向所推毂者也。已而忠贤大炽， 矫旨责一燝误用廷弼， 削官， 追夺诰命

，勒令养马。崇祯改元，诏复官，遣官存问。一焜在位，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八年卒，赠少师。福王时，追谥文端。

一焜，字元丙。万历二十年进士。授行人。历考功郎中，佐侍郎杨时乔典京察，尽斥执政私人。已，改文选，迁太常少卿，以忧去。久之，由故官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镇海寺于普陀山。一焜偕巡按李邦华争不可，不听。织造中官刘成卒，一焜屡疏请勿遣代。已得请，会命中官吕贵护成遗装，奸人遂请留贵督织造，疏直达禁中。一焜与邦华极论其罪，帝卒命贵代之。一焜复疏争，不报。贵既任，条行十事，多侵扰。一焜疏驳，且禁治其爪牙，贵为敛威。一焜以暇筑龛山海塘千二百丈，浚复余杭南湖，民赖其利。御史沈珣诬讦其赃私，一焜自引去。卒，赠工部右侍郎。

一煜，兵部郎中。

韩爌，字象云，蒲州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进编修，历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四十五年，